

縱橫四海

太極峰的月亮

盧一心



太極峰堪稱是一座石頭博物館。 網上圖片

遍閱群山，尚沒有看到哪座山能像太極峰一樣給我似海的感覺。我真的懷疑，太極峰的形成有可能就是來自遠古太初時期的某一次大地震或火山爆發。經天翻地覆以後，海底朝天翻滾成山峰，於是才出現山頂上那些疊加在一起的石頭奇觀。當然，火山爆發也會造就類似山峰，但我想，如果以上設想成立的話，太極峰應該是海底形成的，因我在山上可以聞到海的味道卻看不見火山岩的結構。我在登臨太極峰的路上，頭腦中不斷閃出一種與海有關的念頭，這種奇妙的感覺，讓我再一次相信史前人類確實有可能曾經被毀滅過，至少地球曾經發生過毀滅性的改造，從而大海才變成陸地，堆成山峰，而陸地沉為海底。有專家研究結果表明，太極峰的形成是燕山期地殼板塊活動的結果，之前這裡曾是一片海底世界，這裡保留了2億年前海底世界的原貌。果真如此，這真是太神奇了，簡直讓人難以置信。

太極峰位於平南勝鎮境內，堪稱是一座石頭博物館。在我的想像中，太極峰應該是神仙們經常聚會的地方，月光下的太極峰空靈曼妙，何等超凡脫俗。何況，太極峰上的石頭嶙峋俊俏，千姿百態，栩栩如生，令人歎絕。話說至此，我不禁想到最近網絡上還在熱炒的有關太極峰上「男根」的話題，真是令人忍俊不已，有人說那是不雅照，其實大自然鬼斧神工，什麼樣的景點和石頭沒有？根本無關雅不雅的問題。不過我也在想，太極峰的存在何止千年萬年，可以說自遠古太初時期就已經存在，何以它的「男根」直到現代才被發現？這個話題無疑非常有趣，說明人類對自然的認識與發現也是與時俱進的，同時審美情趣有待提高。

太極峰的月亮和別的地方沒兩樣，奇在那些石頭不是人工疊上去的，因為人力根本做不到，除非你相信宇宙間有神仙，並相信那些神

仙們吃飽沒事幹，像頑皮的小孩故意跑到偏遠的深山上去玩疊石頭遊戲。當然，這只是玩笑話。但，那些疊加在一起的石頭是真實的，它們以各種不可思議的形式存在着，並告訴世人它們的神秘。而我之所以會有一種海的感覺，不只是來自石頭排列組合的不可思議，還在於山的地質構成。太極峰上的地質隨處可見斷裂層的結構，很顯然它們曾經受到過某種巨大的力量推移而後形成的，而且被海水反覆沖刷過的感覺。我從那些斷裂層間隙彷彿也可以聞到海的腥味，至少可以感覺到一種海的氣息。正因為如此，我有理由也寧願相信它原本就是海的一部分。當然，肯定有很多人不信，這很正常。至於山上那些茂密的樹林，也好像被海水浸淹過一樣，老樹低矮結紮，枝丫腐爛，新樹也很老成，勁力霸道卻也不長不高，就像長期浸水含水量過高而長不大一樣，卻又鬱鬱蔥蔥。有時候，從某種作物也能看出奧妙道理即此。

太極峰之奇，當然不只是因為那些石頭，還在於它的名稱由來。上過太極峰的人就知道，太極峰上有一塊鎮山之石，上面刻着「太極峰」三個字，蒼勁有力，旁邊有落款「乙未年秋吉且開山僧道宗勒石」。據說，太極峰就是因為這塊石頭而出名的。在此之前太極峰可能只是一座無名小山。現實中，一座山或一個地方因一個人而留名並且出名並不鮮見。那麼，開山僧道宗到底何許人也？他何以會在這裡勒石題名？關於這一點，對明末清初「天地會」歷史有一定了解的人就知道，開山僧道宗就是天地會的創始人之一。他本姓張，名木，是平和縣人。平和縣境內有多處他們當年的活動地點，包括「天地會」的發源地也在平和，太極峰只是他們當年活動的地點之一。太極峰山腳下鼎底湖旁那座寺廟，據傳也是開山僧道宗所建，可惜已毀，但遺址尚存，可見，太極峰確是一座不尋常的山峰。

那麼，開山僧道宗為何將此峰命名為太極峰呢？《易傳》中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根據解釋，太，即大；極，指盡頭，極點。意即物極則變，變則化，所以變化之源是太極。因此我想，開山僧道宗既然以「太極峰」勒石於此，肯定有他的道理。那天，我們來到太極峰，天陰陰的，風很大，涼颼颼的。一陣陣從山腳下或遠處吹來，我彷彿也從風中聞到海的味道，不可思議的是，這裡距離大海至少有上百公里，怎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於是，我又一次相信，人的念

頭有時是十分可怕的，因我從一開始就把這座山跟海聯繫在一起，於是就處處想到跟海有關的元素，這其中肯定存在某種自我思維的誤導。不過，我寧願相信這不是誤導，而是真實的。人類的可笑和可愛之處或許就在這裡。於是，我又發現這裡的山風也跟海有關係，而且跟魚有關係。

那一股股的山風從山腳下或遠處吹來，就像成群結隊的魚隨着海的氣流匯集而來一樣。它們扭動游魚一般的身軀，以看不見摸不着的方式到來，後又無聲無息地從山峰經過，這個時候，我分明感覺到四周圍被一股強大的氣團包圍着，就像太極圖中的那兩條陰陽魚在互相追逐一樣。其實風原本是看不見的，只因為樹在動，雲霧在飄，在滾動，而讓人感覺到風的存在，而風的來歷肯定跟海有關係，也因此跟魚群多少有些關係。風搖動樹枝或吹動裙襖時也拂過人的臉龐和髮絲，讓來者感受它們的存在，尤其在這種冬季節，它還會以寒冷的方式提醒來者，彷彿不懷好意。其實這是一場誤會，夏天的時候，風就以涼爽的方式讓人欣悅叫好，大呼過癮，這就是風的個性。它就像魚群一樣游來游去，無拘無束。

我甚至有一種錯覺，我們的到來就如同那山風或魚群一樣，不經意間激起整座大山的寂寞和漣漪。山的靜謐一下子被我們打破了，正如平靜的海面忽然跳出群魚一樣。這時，山和大海的興奮是自然的，它們也喜歡熱鬧。可以想像得出，當陽光明媚的時候，山上的風景是怎樣的迷人。與山風形成對比的是山上的石頭，還有陽光。如此一陰一陽，一剛一柔，豈不符合太極神髓？山上那些石頭各具形態，唯妙唯肖，有拇指石(有人說它像太極峰豎起的大拇指，而我更願意給它取另外一個名稱叫太極雲帆。如果山頂上的大海能成立的話，那麼這個名稱應該更名副其實)、紅婆石、狗斷尖、水雞石、石筍尖，也有石蛇、石屏風、石梯、石椅、沙和尚、石鎖等，北面山頂上還有二塊大石頭，分別刻有「南無阿彌陀佛」和「歡喜池」；山腰下鼎底湖邊，建有明代寺廟一座，雖已毀，但寺宅基石、石板條、瓦片等尚存，民間也還流傳有關「使飛瓦」、「上山求子」、「登山騎馬」等傳奇故事。所有這些，足以說明並推斷出太極峰在明朝時期確實曾經熱鬧過一陣。

太極峰真的太神秘了。忽然想起《北山經》中說，「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漳水出焉，東流注於河」。那麼，這其中之「漳水」是否暗合漳州之水之意，更巧合的是，太極峰正好處於漳州之西北向，如果此說成立的話，豈不更加神奇？只是《山海經》遠在漳州地名出現之前就有了，此說難免牽強。儘管如此，何嘗不是另一個有趣的話題？讀過《山海經》的人就知道，裡面寫了許多神奇的故事，因此我想，太極峰會不會是神奇中的神奇呢？老祖宗的智慧有時真是超出現代人的想像。

太極峰的月亮是可以用來幻想的，山頂上的大海，也是山區孩子對海的另一種想像和嚮往。不管怎樣，把它當成一種情感的補充和豐富也未嘗不可。有時候大自然的一切和人類的靈魂確實是可以互補的。何況，太極峰本身就是一座神奇。

亦有可閱

陶琦

讀不下的書

有出版社日前做了一個調查，意在了解當今讀者的閱讀口味，有3000多人參與，結果在「死活讀不下去排行榜」前十名中，古典四大名著赫然在列，《紅樓夢》更是位居榜首。外國名著如《百年孤獨》、《追憶似水年華》、《尤利西斯》、《瓦爾登湖》，也盡數「躺槍」。

榜單甫一公佈，網絡上就一片嘩然。偏激者認為，能流傳數百年的經典名著，令人卻讀不下去，是這個時代的恥辱。還有觀點認為，從這一調查中折射出來的實質，是現代人缺乏閱讀，與書的內容無關，也就是說，換什麼書這些人都會讀不下去。而現代生活，已被電子產品深度介入，信息碎片化、密集化所造成的知識破碎、趣味破碎，使人們的閱讀熱情降低，這些都是事實。但是，也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就是很多人缺乏一種正確的閱讀心態，造成很多書「死活讀不下去」。

在諸多「讀不下去」的理由當中，最常見的是抱怨沒有閱讀快感。以《紅樓夢》為例，大多數人覺得書中人物的關係太複雜，難以釐清。亦有甚者，認為古典四大名著是封建文化的糟粕，文學成就不高，書中內容離現實生活太遠，到今天，根本沒有再讀的必要。對於這些觀點，我覺得閱讀雖然是一件很私人的事，關涉各自的閱讀志趣及方法，但作為一個自小就接受漢語培訓的人，且不管這些名著的現實價值如何，也總是要讀一遍的。這樣在褒揚或批貶的時候，才能言之有據，同時也對古代文化有所了解，遇到相似的狀況，亦有可援引的例子作為借鑒。

其實，讀書最重要的就是秉持客觀的態度，切忌心中先有成見。譬如將《紅樓夢》視為「封建文化的殘餘」、「文學成就不高」，就屬於帶着預有結論去讀書。經典並不是不可以批判，但必須探明原意所指，要尊重原著的思想和內容，而非心裡先立下框架，然後再從書中找到印證，加強已有的觀點。朱熹在《朱子語類》裡說：「看文字須是虛心，莫先立己意。」就是這個意思。況且，這種為挑毛病、炫耀自己見解獨到的讀書方式，也很容易使閱讀失去樂趣。

其次是讀書要得法。閱讀有精讀和略讀之分。讀小說屬於略讀的範疇，目的在於涉獵廣博，擴大自己的知識面，遇到有疑惑不明的地方，不妨暫且跳過去，繼續往下讀。比方說，那些抱怨《紅樓夢》人物關係太複雜，難以釐清的讀者，就是不得其法。閱讀時，可以先了解故事的梗概，對人物關係有個大致的認識即可，而不必非得一一對應無誤，若是一碰到障礙即停，閱讀失去了順暢，就會影響到閱讀的積極性。等看過一遍之後，如果還有足夠的興趣和熱情，再慢慢研求人物的對應關係及思想內容也不遲。南朝梁元帝少時，每天讀書二十卷，遇到不解不識的地方，無人可以請教，就跳過去，以免影響閱讀的進度。可見他是深諳其理的。

再者，讀書不能受他人左右，更不可因人廢言。有人聽說《紅樓夢》「很深奧」，就覺得自己肯定看不懂；或者聽說《紅樓夢》只有前80回曹雪芹的原著，便瞧不起後續的40回，認為這本書一無可取，沒有再讀的必要。這都是功利及狹隘的做法。朱熹說：「若執着一見，則此心便被遮蔽了。」只有以簡明平正的心態進行閱讀，才能求得客觀的理解，書才能不感厭煩地讀下去。

總之，請試着將閱讀作為日常生活的一項重要內容，等到能感受到沉浸書中的快樂，一個嶄新的階段也就開始，就不存在「讀不下去」的書了。



靜心閱讀，感受到沉浸書中的快樂。 網上圖片

豆棚閒話

吳翼民

摸秋

江南水鄉有許多風俗都是十分有趣的，比如說，到了立秋這一天，有些地方有個摸秋的活動。「秋」為何物，居然可以觸手摸得？哦哦，原來「秋」是無形的，是觸手摸不着的。所謂的「摸秋」摸的是立秋時節的西瓜。

西瓜是鄉村種植十分廣泛十分尋常的消暑食物，到了立秋時節，基本將要收尾。瓜田裡留着最後一茬西瓜了，俗稱「收籬瓜」。也就是說，這最後一茬西瓜採摘後，瓜籬就要被收拾清爽，瓜田將經過翻整，種植其他農作物啦。這是從前農家的章法，現在則章法「紊亂」，因為有大棚控溫，再加上西瓜品種繁多，四季分明的江南地帶，西瓜從五月初上市，一直延續到十月底，足足可以吃上半年。不像從前，只有兩個多月的瓜季，黃梅應市，立秋收梢。所以到了立秋時節，人們無奈捋別西瓜，都有些戀戀不捨呢。

「收籬瓜」不如伏天的瓜那樣肥實，被人稱之謂「秋枝頭」。好比多子女時代，父母生養的最末的兒女，體形瘦小，顯得乏力，俗稱「末奶頭」（最末吮吸母親奶頭），也被喻為立秋「秋枝頭」。從前小夥伴一起玩耍，會朝某孩子唱兒歌「『末奶頭』、『秋枝頭』，生個兒子『滴滴頭』」，似有些科學道理的，就是說最末的孩子長大後再生養孩子

豆棚閒話

龔敏迪

螺旋的軌跡

旅途上偶然結識了一位在生物系教書的過老師，他是研究植物螺旋性的。偶然還去聽過幾次他有關植物左旋與右旋生長的課，很受啟發。野外考察也是植物學必不可少的一課，所以候鳥般遷徙也是他的習慣。他喜歡這樣的漂泊。因為漂泊之美，在於它不是簡單的精神漫遊，似乎還是不甘寂寞的靈魂做着不倦的探尋。他形容自己是一片山嵐，伴隨着山野古老的節奏，抖落征程萬里紅塵。跨出一個獨特的節步；越過溝溝、歲月、時辰。盡興地擺手旋舞，失重裡都有一個新的平衡。

受他的影響，我也開始關心起了螺旋現象。有一次，看到一個在小店裡東張西望的小孩，突然不見了同來的母親，於是他慌忙衝出來，在店外的廣場上奔走尋找，結果他走出了一個螺旋的軌跡，轉了一圈幾乎又回到了原處。好像在這個圓弧軌跡中心存在着一種向心力和離心力的平衡，控制着這個軌跡的完成，也決定着圓弧的大小。宇宙間不僅在植物中有旋柏，以及很多藤曼也是螺旋着向上生長的現象，其他如貝殼有螺旋紋、行星的運行，就是人體的DNA也是二重螺旋的結構。伯樂的《相馬法》說：「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馬。」《爾雅·釋畜》也說：「回毛在膺，宜乘。」賈思勰

《齊民要術·養牛馬驢騾》則說：「若旋毛眼匝上，壽四十年。」動物毛髮中神秘的螺旋紋，曾被認為是某種神秘力量進入體內的痕跡，而曾被賦予了不同的猜想。旋轉着的地球上，有很多漩渦一樣的螺旋，其中蘊含着無窮的動力，左右着漩渦中心的升降、漂移、擴張收縮和消解。甚至讓人懷疑：宗教上的十字架、陰陽魚、卍字符，大概也是受到了漩渦離心力和向心力動態平衡的啟發。螺旋是一種力量的象徵，其運動可以形成扶搖直上的龍捲風，也可以形成深淵中威力強大的漩渦。

有人說：世界上有幾種人是必須以行走為求道者的旅行。過老師則說：「行走的樂趣在於過程中，無須顧念太多的行李，人對於生命只有使用權，就沒有所有權，要充分利用這個使用權，就必須不停地行走。」我覺得他是應該屬於求道者一類人物的。和他結伴去南國的沙灘上留下一行模模糊糊的腳印，雖然它們很快會被潮水抹平，但與走在快捷的柏油馬路上相比，還是讓人欣喜地留下了創造痕跡。就好像是農人播種的腳步，有幾分收穫的期許。過老師在彌留之際還開玩笑說：他就出生在這家醫院，就像在林海雪原中迷了路，轉了一圈，現在又回到了原點。

但在我看來，他顯然是劃出了一道生命的螺旋的完美軌跡。



靜螺旋是一種力量的象徵。 網上圖片